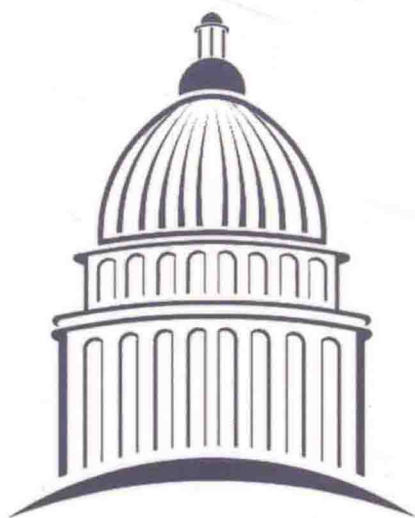


探访美国政党政治

—— 美国两党精英访谈 ——

赵忆宁◎著



真人版《纸牌屋》

探寻美国两党运行的真实逻辑

对50多位美国两党精英面对面深度访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探访美国政党政治

—— 美国两党精英访谈 ——

赵忆宁◎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访美国政党政治: 美国两党精英访谈/赵忆宁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664-0

I. ①探… II. ①赵… III. ①政党-政治制度-研究-美国 IV. ①D7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530 号



探访美国政党政治

美国两党精英访谈

赵忆宁 著

Tanfang Meiguo Zhengdang Zhengz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2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剖析美国两党制

王绍光*

一口气读完了忆宁这本书稿，感觉受益良多。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这本书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了 50 多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联邦、州、县三级的精英。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没有深厚的功底、广阔的人脉、精到的采访技巧，写作这样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书，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

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 19 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①；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他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20 世纪 50 年代，以研究

*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① 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Inc., 1976.

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①

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他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②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怪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他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他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

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本书中对卡拉·希尔斯、罗德里克·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

①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Wiley, 1954, pp. 63–67.

② Karen O'Connor, Larry J. Sabato, and Alixandra B. Yanus, *American Government: Roots and Refor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1, p. 388.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决定了。^①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他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②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③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④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⑤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的至少某个党。^⑥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

① Michael P. McDonald and John Samples, eds., *The Marketplace of Democracy: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Cato Institute, 2006.

② Steven B. Wolinetz, “Beyond the Catch-All Part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 Richard Gunther, José Ramón-Montero and Juan J. Linz, eds., *Political Parties: 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8.

③ Howard L. Reite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1906 – 2005: The View from the Journal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4 (November 2006), p. 614.

④ Ingrid van Biezen, 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 “Going, going, ... gone? 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1, No. 1 (2012), pp. 24 – 56.

⑤ The Economist, “What is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into-trouble-and-what-can-be-done>.

⑥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Press, “Trend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1939 – 2012,” June 1, 2012,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06/01/trend-in-party-identification-1939-2012/>.

众的45%左右。^①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访谈中，前密歇根州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②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但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当然，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并不是新现象。早在1895年，身兼参议员的大富豪马克·汉纳（Mark Hanna）就曾说过：“政治中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样我记不起来了。”^③时隔一百多年，这句话似乎依然适用。今天，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金钱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2010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

① Gallup, “Party Affiliation: Trend since 2004,” May 12, 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5370/party-affiliation.aspx?version=print#top>.

② “List of third party performances in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hird_party_performances_in_United_States_elections.

③ Helen Dewar, “For Campaign Reform, a Historically Uphill Fight,” *Washington Post*, Oct. 7, 1997, at A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campfin/stories/cf100797a.htm>.

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①

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得·梅尔（Peter Mair）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③

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除了人类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民主的确是最坏的政府形式。”^④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他见识过多少政府形式？假设有一位没见过世面的英国乡巴佬信心满满地断言，“炸鱼薯条（fish and chips，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他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会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并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

于香港吐露湾

2014年6月10日

① Kenneth P Vogel, *Big Money: 2.5 Billion Dollars, One Suspicious Vehicle, and a Pimp-on the Trail of the Ultra-Rich Hijacking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4.

② 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③ Peter Mair, *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 of Wester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13.

④ 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丘吉尔的原创，而是他引用别人的话，见 Richard M. Langworth, ed., *Churchill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2, p. 574.

目 录

第一篇 美国的两党政治

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

——皮特·鲍泰利（前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访谈 3

美国必须要跨过政党的走廊

——卡拉·希尔斯（美国前贸易代表）、罗德里克·希尔斯（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访谈 11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根本差异

——皮特·威尔森（前加州州长、美国前参议员）访谈 19

目前美国政治处于无解的僵局中

——吉姆·斯莱特里（美国前众议员）访谈 30

中国在向前走，美国则被困住

——丹尼斯·约翰逊（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访谈 ... 35

参议院议事规则阻碍变革

——美国联邦参议院匿名人士访谈 40

政党在美国的地位正在被弱化

——约翰·马蒂亚斯·恩格勒（前密歇根州州长）访谈 50

两极化可能使美国演变为多党政体

——罗伊·罗默（前科罗拉多州州长、前美国州长协会主席、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访谈 57

我希望现在美国能有议会制

——瑞克·史德福（前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主席）

访谈 63

美国政党政治的“去政治化”

——拉瑞·巴克尔（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国际事务与法学教授）

访谈 69

第二篇 政党党务与政治智库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2012 年财政收入 2.8 亿美元

——安东尼·帕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首席财务官）

访谈 91

政治捐款来源与去向需一清二楚

——布拉德利·马歇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首席财务官）

访谈 97

金钱是美国政治中相当敏感的话题

——格雷戈里·史雷顿（美国驻百慕大大使）访谈 108

候选人能够代表党的理念

——艾利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誉秘书长）访谈 116

美国政党只是政治家的工具

——霍华德·迪恩（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访谈 122

美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是卖不出去的

——洛恩·克拉纳（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访谈 131

国际民主研究所在全球 65 个国家设有办公室

——肯尼斯·沃马克（国际民主研究所主席）访谈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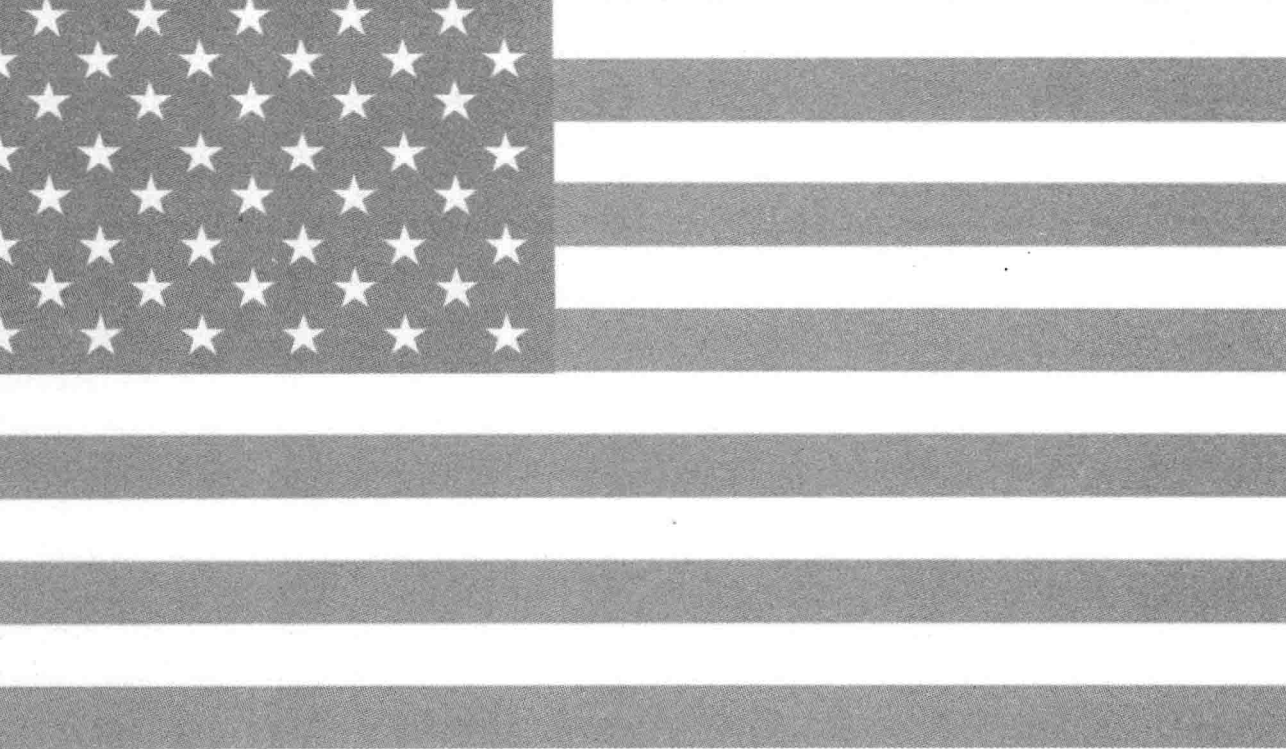
第三篇 美国两党地方政治

价值观分歧推动选民把票投给并不保护他们利益的人

——杰森·皮克（民主党堪萨斯州委员会执行董事）

访谈 153

当今美国政治重要的是你要有钱	
——琼·瓦格农（民主党堪萨斯州委员会主席）访谈	163
美国政治体制下的金钱价值	
——肯·马丁（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访谈	177
共和党需要卷土重来	
——基思·唐尼（共和党明尼苏达州委员会主席）访谈	191
党主席 80%的时间都用在筹措经费上	
——罗恩·菲利普斯（共和党华盛顿特区委员会主席）访谈	202
民主党与共和党温和派的合作	
——马尔西·弗朗西斯科（堪萨斯州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访谈	212
投票反对坐在你身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侯祝福（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参议员）访谈	219
两党互斗迫使明尼苏达州政府闭锁	
——埃里克·玛格利斯（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动党对外联络主席）访谈	227
共和党正试图将党派选举扩散到地方	
——鲍勃·迪克森（堪萨斯州格林斯堡市市长）访谈	237
让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明白事理是艰巨任务	
——苏·格林利夫·泰勒（共和党堪萨斯州凯厄瓦县委员会主席）访谈	245
如果我跳槽到民主党，共和党就会变得更加极端	
——达林·黑德里克（堪萨斯州凯厄瓦县学区总监）访谈	254
后记 赴美专题调研美国两党的体会	264
致谢	270



第一篇 美国的两党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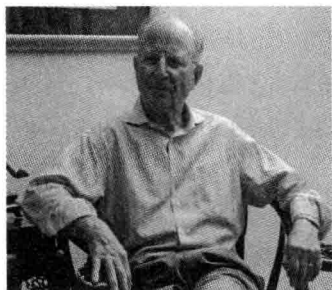
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

——皮特·鲍泰利（前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访谈

时间：2013年6月25日 19:30—23:00

地点：Washington DC

参与者：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和夫人格瑞丝（Grace）；阿兰·皮萨（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丝（Janis）



皮特·鲍泰利



格瑞丝



阿兰·皮萨

这是一次晚宴上的采访。皮特·鲍泰利和他的太太格瑞丝邀请了他们的朋友——一对夫妇共同参加。鲍泰利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自1999年以来，鲍泰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担任高级兼职教授。

他的太太格瑞丝是位钢琴家。他们的朋友阿兰·皮萨是鲍泰利在世界银行的同事，目前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授课，他的太太詹尼丝是位律师。这里一并记录了阿兰夫妇的讨论。

由于鲍泰利是一位在华盛顿具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朋友阿兰曾在中国生活3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负责世界银行支持中国所有主要的农村反贫困项目，所以很多时候话题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到讨论中国问题上。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评述了诸如美国政党体

制以及美国民主选举之利弊。鲍泰利针对美国当前两党相互争斗评论道：“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

美国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

赵忆宁：在之前与您沟通的邮件中，您有一句简短的评论引起了我的兴趣，您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这可不是一般美国人的见解。美国两党制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您这么认为？

鲍泰利：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在过去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像我这样对中国政治体系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难免会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笑）我并不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国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这就是我在邮件里这么说的原因。

美国现在有两个主要的政党，尽管宪法没有规定不能有其他的大党，但是现实就是如此，而且两个大党也在维护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

而让整个事态复杂化的，就是奥巴马作为一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和格瑞丝对此非常骄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摆脱种族偏见，选出了属于自己的黑人总统。但是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人，仍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而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共和党占优。所以很难说，这种不满是出于种族歧视还是政党的偏见。我个人认为，种族偏见仍然在这种不满中占了一定的比例。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南方。在华盛顿可不是这样，华盛顿是民主党占优的地区。

美国在政治上分化很严重，我们有东西海岸，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那些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民主党的。而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属于共和党的。现在我们选出了一名来自南方州——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总统，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了。这并非奥巴马本人的过错，而是因为他是一名黑人。

阿兰：我认为这只是部分的原因。当然，我同意皮特说的，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的体制下，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的国家，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鲍泰利：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在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只属于中国的特点，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部分则归功于中国的政治体系。

阿兰：印度算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政治体系也没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大型的民主国家都存在问题。

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鲍泰利：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就中国政治改革在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几点：首先，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我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学到这一点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几个月前，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中国问题。

赵忆宁：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总是能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这需要勇气。

鲍泰利：他思路清晰，非常的棒。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演讲中我提到，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但是或许中国能做到。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分开来。我知道这很难。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性的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

赵忆宁：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政党核心的要义是能够

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实这也是民主的要义。

鲍泰利：根据普遍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利用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我觉得中国或许能够开创历史先河，但这没有历史经验可循。而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

阿兰：是的。美国的民主几近瘫痪。

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赵忆宁：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在美国调研的这个月，我一直在求解一个问题。美国两党在互相争斗，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之前两党的关系并非如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会连续多年不能通过财政预算，包括不久前无法通过农民预算？

鲍泰利：是的，农民预算前两天被否决了。那么你发现了什么原因吗？

赵忆宁：我发现的是两党现在你死我活争斗的表象。但我们是局外人，看不清楚，也不知道为什么。

鲍泰利：我们都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奥巴马成为了第一名黑人总统。这是一种感觉，它很难通过具体的数据说明。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深的种族偏见。

詹尼丝：你认为“黑人总统”这个原因影响了国会的决策能力吗？

鲍泰利：不是吗？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5年共和党的举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茶党，他们是反奥巴马阵营的一部分。

阿兰：我认为除了种族偏见，茶党的出现也拉大了两党的距离，共和党